



大学译丛

| 第一卷 |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David Harvey

跟大卫·哈维读  
**《资本论》**

[美] 大卫·哈维 著 | 刘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第一卷

〔美〕大卫·哈维 著  
刘英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美)哈维(Harvey, D.)著;刘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4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ISBN 978-7-5327-6361-0

I. ①跟… II. ①哈… ②刘… III. ①《资本论》—

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0050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David Harvey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Copyright © David Harvey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0-404号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美]大卫·哈维 著 刘英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66,000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6361-0/B·372

定价: 4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218653

#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DAVID HARVEY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前 言

当人们得知我每年所做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讲座将作为视频系列在网上播出时，Verso 出版社问我是否有兴趣准备一个书面版本。出于多种考虑，我同意了这一建议。

首先，失败的经济现状和将会成为一次严重全球危机（如果不是大萧条的话）的威胁的肇始，已经形成了一股正在兴起的、对马克思所做分析的兴趣，以研究其是否能帮助我们理解造成我们目前困境的根源。然而问题是，过去的三十年，特别是自柏林墙倒塌和冷战结束后，并不是一段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特别有利和丰产的时期，更为确定的是，这也不是对马克思革命的政治学研究有利和丰产的时期。结果是，更年轻的一代人是在不熟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更不用说受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教育了。所以当前的形势显然对撰写一本《资本论》导读来讲正逢其时，它可以为这一代人开启一扇探索马克思思想内涵的大门。

就另一个意义而言，从时间上来看，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一次建设性的再评估也正逢其时。使 20 世纪 70 年代形势更加复杂的、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产生的激烈对抗和大量分化，不仅对政治实践和理论取向都产生了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减弱。由于这是一种纯粹学院味的思想，一方面，它有助于人们在马克思思想活力的困难时期对其保持兴

趣，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以神秘和通常高度抽象的论题和思考为代价的。我认为现在愿意阅读马克思著作的人们对于其实践意义更感兴趣，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畏惧抽象，而是他们觉得学院味枯燥而且与他们的现状无关。很多学生和活动家强烈需要一种能更好掌握每种事物是如何与其他事物相关的知识的理论基础，这样他们就可以将他们自己特别的兴趣和政治实践置于合理的位置和关系中。我希望这次关于马克思基本理论的讲座能帮他们做到这点。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是从 Katharina Bodirsky（要向她表示感谢）为 2007 年春天讲座录制的音频所准备的手稿入手的。视频讲座（见 davidharvey.org）由 Chris Caruso（他同时也设计了网站）组织，由纽约 Poor 大学传媒学院和费城媒体流动项目录制，在 2007 年秋季完成。我要向 Chris 和这一工程的其他所有志愿者致谢。

然而，在音频版本和视频版本间存在着大量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我经常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即兴发挥的方式讲课，这取决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事件以及当时我自己的兴趣（甚至是兴致），从而关注讲演内容中的不同方面。课堂讨论也经常以一种不可预见的方式重新调整关切点。不利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往往不允许讨论内容过于宽泛，但我有几次机会将这些要素融入文章的主体部分，假如这些要素的确恰当的话。在主要以音频版本着手的同时，我同样也融合了来自视频资料中的要素。当然，对手稿的修改是相当苛刻的，这部分是由于篇幅，同时也因为由口语向书面语言的转化经常需要明显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是十分重大的修改。我还借此机会清理了一些讲课中未能涵盖的内容，并在不同地方加入了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我在课程中使用的文本是由 Ben Fowkes 翻译的，在 1976 年由 Pelican Books 和 New Left Review 首次出版，并于 1977 年由 Vintage 再版，之后列入 1992 年 Penguin Classics 的版本。文中所标页码即是指上述版本中的页码。

我的希望是，这一“导读”——我确实把它当作一段旅途中的导引而不是介绍或解释——将为所有愿意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人提供对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入门的有益帮助。我已经尽量将讲课内容控制在一个介绍性的水平上，而且我也希望它不是一个过于简化的版本。同时，我也没有过多考虑周旋在对文本不同解释的多种争论中。读者应该明白，现在呈现给大家的不是一种中立的解释，而是我向拥有各种背景、不同行为方式的人们（我对这些人表示感激，因为他们教会了我许多）讲授了近四十年课程的结晶，同时我也试图建设性地将马克思的思想运用于我个人与政治行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我从不试图去说服人们采用我自己特有的观点。我的希望是，那些渴望在他们人生特定情境中形成最有意义和帮助的思想的人们，将我的观点作为入门的工具。如果真在这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那么我将会感到绝对的欣慰。

# 目 录

前言 001

导论 001

《资本论》，第一部分 017

一 商品与交换 019

二 货币 059

《资本论》，第二部分 091

三 从资本到劳动力 093

《资本论》，第三部分 119

四 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121

五 工作日 149

《资本论》，第四部分 179

六 相对剩余价值 181



七 技术揭示了什么 207

八 机器和大工业 232

**《资本论》，第五—八部分 255**

九 从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到资本的积累 257

十 资本主义积累 285

十一 原始积累的秘密 311

反思和预测 337

## 导 论

我的目的是促使你们去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并且是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阅读它。<sup>①</sup>这听起来好像有些荒唐，因为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你就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措辞是什么；但是我保证他的措辞之一，就是你要去读，而且要认真地读。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总是意味着理解未知世界的努力。如果你此前已阅读过相关章节，那么我个人对《资本论》的理解，即对第一卷内容的理解将为你提供更多的启示。但我鼓励的是你个人面对这一文本的经历，是直接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研读，是你将开始形成对他思想的独立见解。

这马上会有个困难。每个人都听说过卡尔·马克思以及像“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词汇，这些名词中包含了各种涵义。因此你在一开始就会受限于成见或偏见，喜欢或不喜欢；但我要求你先去尝试，尽你的最大努力，将那些你认为你所了解的马克思放置一边，这样你就能真正融入他的思想中去了。

要做到这种直接的融入还有其他障碍。我们在接近这种文本时往往会受我们特定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经历的限制。对很多学生来说，这些知识结构即使不被控制，也会受到学术思考和关切的影响；有一种以特定的和排斥的学科立场去读马克思的自发倾向。马克思永远不会在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科系获得终身教职，而且当今大多数机构都不会接受他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所以，如果你是一名研究生，并且想正确地解读马克思，那么最好忘记会使你在本学科领域获得终身教职的那些东西，当然并不是长期如此，但至少为了研读马克思应该如此。在短期内，你必须非常坚定，努力超越通过你特定的学科知识，你个人的知识构成，而

且更重要的是你个人的经验经历(无论是作为一个劳动者,社群组织者或一个资本企业家)所做的轻率的理解,去确定马克思的本意。

对这种阅读行为采取这样一种开放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论》是一本令人惊奇的丰富之作。莎士比亚、古希腊、浮士德、巴尔扎克、雪莱、神话故事、狼人、吸血鬼,诗歌等都会在书中出现,同时还有不可胜数的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记者和政治理论家。马克思利用了丰富的资料来源捕捉他们,而且大都是具有指导意义和有趣的。有些参考资料往往隐晦难懂,因为他通常并未直接标注资料来源;虽然我多年来一直在教授《资本论》,但书中的很多关联我至今还未完全揭示出来。例如在我开始教授《资本论》时,我还没有读过巴尔扎克的很多作品,后来当我读到巴尔扎克的小说时,我发现自己经常会说,“啊,这就是马克思节选的地方!”显然他已经非常精细地阅读了巴尔扎克的作品,而且在他写《资本论》时,已经确立了撰写一篇关于《人间喜剧》的充分研究的雄心。同时阅读《资本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会有助于我们对文本的理解。

你也将发现,《资本论》仅仅作为一本书而言,也是一本令人拍案叫绝的好书。当通读全书时,你会发现它是一座非常令人兴奋的文字宫殿。但我们在这里也遇到了理解它所面临的更多的潜在障碍,因为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只是在受教育阶段遇到或读过马克思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也许你在高中时读过《共产党宣言》。也许你在进修社会理论课程时选修过其中的一门,花两周时间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另外几周用于研读韦伯的著作,还有几周研读了涂尔干、福柯和其他一系列重要人物的作品。也许你已经读过《资本论》的节选,或是某些理论概述,或是接触过关于马克思政治信仰方面的书籍。但是阅读节选或概述与阅读《资本论》全文完全不同。你将在更宏大的叙述语境中,从特别全新的角度去

---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伦敦企鹅经典著作出版社,1990年版,Ben Fowkes译。书中对此书的引用注释将只标明页码。

理解那些片段和篇章。对宏大的叙述给予细心关注，并且改变你在早期接触到片段或概述时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一定希望他的著作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他会强烈反对通过节选就能使他的思想被充分理解的想法，无论这种节选会如何高明。他一定不会欣赏只在社会理论的导论课程中花两周时间去思考的做法，就像他自己会花费比两周更多的时间来研读亚当·斯密。通过整体阅读《资本论》，你一定会对马克思的思想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但那意味着你必须把全书当作一个整体来阅读，而这正是我要帮助你做到的。

一种既有的知识结构和学科立场不仅会对理解《资本论》产生影响，而且会对理解《资本论》提供有帮助观点的方法。当然，我反对那种带有排斥性立场的阅读，在这种阅读中学生几乎总是固定地组织他们对《资本论》理解的思想，同时多年来我体会到，带有学科背景的观点在理解中具有指导性。自1971年以来，我几乎每年都会教授《资本论》课程，甚至在一年中讲两三遍，而且针对各种不同的人群。有一年是给哲学系讲课，课程内容稍稍带有黑格尔派的特点，学生来自巴尔的摩的摩根州立学院；另一年是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语班的所有研究生讲课；还有一年主要针对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最终吸引我的是，每一组听众都各自从《资本论》中体会到了不同的内涵。我也发现，我本人通过与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们在一起阅读《资本论》，从文本中学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

但是，有时我发现这种学习经历是令人焦躁的，甚至是痛苦的，因为有一个特定人群在学习中不按我提供的方式去理解，或是坚持转向关注我认为无关的主题。有一年，我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拉丁语班的学生一起阅读《资本论》。这给我带来了很大困扰，我们在几乎一整学期的时间内只完成了第一章的阅读。为此我曾不停地提示，“看啊，我们必须继续而且至少要读到有关工作日的政治学分析的部分”，而他们的回答却是，“不，不，不，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正确地理解它。价值是什么？他所说的‘货币作为商品’是什么意思？‘拜物’是指什么？”

还有其他的问题。他们甚至带来了《资本论》的德文版，只为了核对其中的译文。最后他们都照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的方法来阅读，我觉得这个人宣扬这种方法，不是个知识白痴就一定是个政治家。那人就是雅克·德里达，他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曾滞留于霍普金斯。事后通过这次经历，我意识到，这一拨学生教育了我，对马克思所使用的语言一定要给予高度关注，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包括他想当然的内容，这些都是我从用“细齿梳”的方式精读第一章的经历中学到的。

当然，大家不要担心：我不会在我的讲座中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想涵盖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讨论，而且我确信你们都能将第一卷通读至卷末。我只是认为，具有不同的学科视角有助于展开马克思思想的多重维度，准确地说，因为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和丰富的批判思想传统撰写了《资本论》。所以，我对许多个人和团队都怀有感激之情，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直是与他们一道阅读这本书的，准确地说是他们教会了我许多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永远无法凭借我自己的能力认识到的。对于我而言，教育永无止境。

目前，有三种主要的知识和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激发了《资本论》中的分析，并且它们都受到马克思对批判理论和批判分析所负有的使命感的推动。当马克思还相对年轻时，他给他的一位编辑同事写了一篇短文，文章的标题是“对于现存的一切的无情批判”（For a Ruthless Criticism of Everything That Exits）。显然，他当时的态度是温和的，我强烈地建议你们去读读它，因为这篇文章实在是吸引人。他并没有说，“每个人都是愚蠢的，而我，那个伟大的马克思，将批判现存的每个人。”相反他提出，已经有很多认真的人对这个世界做出了认真的思考，他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许多事物应该得到尊重，无论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被片面地认识或扭曲。马克思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接受了其他人所指出的或看到的真理，然后再对其进一步加工以转变现有的

思想，这样他所描述的世界就升华到一种崭新的状态。对于马克思来讲，知识来自接受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并将它们糅合到一起，以此点燃革命的火焰。在《资本论》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他将不同的知识传统融合在一起，从而为知识体系构建了一个全新而革命性的框架。

汇集在《资本论》中的三个大的概念框架是：第一，17到19世纪中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在英国，而且不限于此。它从威廉·配第、洛克、霍布斯和休谟，一直传承到伟大的三人组合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同时还包括其他一系列重要人物，如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有法国传统的一派（如重农学派，魁奈和杜尔哥，以及后来的西斯蒙第和萨伊），同时还有意大利和美国的某些人（如凯里），他们为马克思提供了额外的批判材料。马克思将所有这些人的思想都汇总在现在被称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三卷笔记的深度批判中。在马克思的时代没有复印机，没有网络，所以他不辞辛劳地从斯密的著作中抄录大段内容，并在这些内容上加注评论，他也从斯图亚特的著作中抄录了大段内容并在上面加注评语，对其他人的著作亦是如此。实际上他当时正在实践我们现在所说的解构的方法，而且我也从马克思那学到了如何用这种方法解构论点。例如，当他研究亚当·斯密时，马克思接受了斯密的大部分观点，但随后在其中寻找存在的漏洞和矛盾，当他对其进行修正时，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论点。这种论证在《资本论》中经常出现，因为正如副标题所显示的，《资本论》的形成是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进行的。

马克思理论的第二个概念性基石，来自哲学的反思和探究，所以说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于古希腊。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以伊壁鸠鲁学派为主题的，他熟悉古希腊思想。正如你将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常常被援引以为他的论点提供支撑。马克思还受到了由古希腊思想演变为德国哲学批判传统的全面训练，如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当然还有黑格尔以及康德和许多其他人物。马克思将这种德国批判哲学传统置于同英法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关系中，虽然简单地以国家传统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是错误的

(尽管休谟是一名经验主义者，但他终究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笛卡儿和卢梭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具有实质意义)。德国的批判哲学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十分重大，因为那是他接受的最初的训练。后来众所周知的、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所形成的批判环境，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马克思追求的第三个传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时代，托马斯·莫尔虽然是英国人，但他最初来自法国，他通常被视为现代传统的创始者，虽然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另一位英国人，罗伯特·欧文，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乌托邦的短文，而且实际上他也寻求将他的许多思想投入马克思毕生的实践中。受圣西门、傅立叶和巴贝夫早期作品的巨大影响，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出现了大量的乌托邦思想。例如，出现了像卡贝(Etienne Cabet)这样的人，他建立了一个叫做伊加利亚派的团体，这一团体在 1848 年后定居于美国；普鲁东和普鲁东主义者；奥古斯特·布朗基(他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还有许多像他这样坚持雅各宾派传统的人(例如巴贝夫)；圣西门主义运动；像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erant)这样的傅立叶主义者；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如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法国，很多激进分子首次谨慎地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自己对这种称呼意味着什么还没有清晰的概念。马克思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他对这种传统非常熟悉，特别是在他 1844 年被巴黎驱逐前，我想他从中得到的教训比他想要意识到的更多。可以理解的是，他希望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乌托邦主义保持距离，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已由 1848 年巴黎革命的失败给出了答案。当乌托邦主义者没有任何的具体步骤和想法而组织出一些理想社会时，马克思不喜欢这样，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所以他经常通过否定的方法，来处理他本人与上述思想家的观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特别表示了对傅立叶和普鲁东思想的尊重。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汇集了上述三条主要概念线索。他的目的是将激进的政治研究，从他所认为的一种相当浅薄的乌托邦社会主

义，转变为一种科学共产主义。但是为了做到这点，他不能仅仅将乌托邦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家进行对比。他必须重建并整合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所有内容。简言之，这种新的科学方法，是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的英国传统的审视，使用了批判哲学所具有的德国传统工具，他使用所有这些手段是为了给予法国乌托邦以内在动力，从而回答下列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该如何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以便更有效地铺就走向共产主义的大道？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资本论》中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解，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则没有太多内容。我们不会发现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将会怎样的更多论述。

我已经介绍了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本意阅读《资本论》可能存在的困难。马克思本人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困难，有趣的是，他在不同版本的前言中对此做了评论。例如在法文版的前言中，他回答了这一版本应该以系列形式推出的建议。“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我很赞同。”他在1872年写道。

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第104页）



所以，我也必须从警告所有马克思著作的读者开始，无论具有怎样的追求真理的热情，现实确实是，《资本论》的前几章特别晦涩。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原因与马克思所使用的方法有关，我们将对此做进一步的简短讨论。另一个则与他构建这一庞大工程所使用的特别方式有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政治经济的批判，来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他清楚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为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他必须开发一个概念性的工具以帮助他理解资本主义所有的复杂性，在他的一篇导言中，他解释了他的计划将如何进行。在第二版的后记中他写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第102页）

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来自现存的一切，基于所有事物经历过的现实，同时也始于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和其他类似的人们对各自经历的全部的、可获得的描述。他把所有这些材料置于严肃的批判之下，以发现能够说明现实运行方式的简单而有力的概念。这就是他所说的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即，我们从我们周围直观的现实着手，进而更深入地观察对现实起基础作用的概念。具备了这些基本概念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事物的表面，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以便揭示出表象世界具有的欺骗性。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可以处在用完全不同的术语去解释世界的有利位置。

总的来说，马克思是从表面现象开始，逐步去发现深层概念的。然而在《资本论》中，他从提出基础概念开始，通过他自己的研究方法，